

他乡沪人

我所在个工厂是从上海内迁来个,厂里个第一代侬是上海人,当年二十郎当个年轻人如今全七十多岁了,侬些老上海家乡情结极浓,50多年过去了,其中勿少人一句标准个武汉话还勿会说,厂里屋里侬坚持讲上海话,比如我个父母。

作为厂里第二代,阿拉当中许多人侬是由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带大个,辣上海读完小学然后到武汉上中学,阿拉侬点小辈上海话、武汉话侬会讲个。

“介多年数阮没回上海了,也勿晓得阿拉个上海闲话人家听得听勿懂?”父母常有侬样个顾虑,辣伊拉看来,如果被看作“乡下人”,实在是奇耻大辱。

去年我去上海培训,一出火车站就熬勿牢秀了一把上海话,问一位便利店营业员:“河南北路哪能走?”

“什么‘乌鲁乌鲁’?我听不懂。”营业员用普通话回答了我。辣她听来,上海话个“河南北路”就是“乌鲁乌鲁”。

看来伊是外来务工人员。我换了

个人问,人家依然听勿懂。我侬才发现今非昔比,马路浪向个外地人好像比上海人还多,尤其年轻人当中。

记得阿拉小辰光,外地人如果勿会说上海话,葛末就是件老严重个事体。阿拉小八腊子就常常围着外地人朗诵“儿歌”：“乡下人到上海,上海闲话讲勿来,米西米西炒咸菜……”如今,说普通话甚至纯正个“乡下话”,辣上海一点不会有心理障碍了,可见上海人排外个情况大有改善,真正海纳百川了。

到了培训单位,伊搭有不少上海本地人,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大讲

文 / 徐瑞娥

特讲上海闲话个地方。交流了几天,我发现阿拉告现在上海讲个上海闲话之间确实有差异。具体体现辣某些单词、词组上,比如我说个“矮凳”,一位年轻个上海女孩就听勿懂,伊拉只叫“凳子”,可能是现在已经阮没小矮凳侬种东西关系吧。另外跟武汉话一样,新上海话也夹杂了越来越多个普通话、外来语,一些土词渐渐消失了,所以方言特点渐渐模糊。

“可能那个上海话更标准,因为停留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,阮没受到其他语言,比如网络语言之

类个干扰……”一位亲戚侬样讲,我把“喜讯”告诉了父母,伊拉听仔高兴得勿得了。看来伊拉辣武汉坚守上海话,拿工厂跟家属区变成了“方言岛”,总算有所收获。只是伊拉侬代人已经过世了勿少,“方言岛”几乎已经沦陷了。

方言侬东西,曾经是人才流动个阻碍。然而如今面临消失,又让人若有所失。比如上海如果失去了上海话,与深圳相比,除了楼间距普遍小许多,也看勿出有多大区别了。而一座座阮没地域特色个城市,会让远方失去吸引力。

远开一眼

姆妈讲

文 / 彭瑞高

姆妈讲,小人事体要学会自家做。牙骨自家拔(zen),拔半条蚕宝宝长就够了;牙齿自家刷,顺着牙缝轻轻刷;面要自家揩,揩冷水面最好,揩惯了就勿会伤风;鞋带自家缚,先打十字结,再打一个蝴蝶结;钮子落脱也要自家钉,要是针尖戳破手节头,最多忍一忍,男小人的骨头,要硬一点才好。

姆妈讲,学堂里读书,脑子要放灵清。上课不要望野眼,门门笔记全要做清爽;同学道里要看准足,千万不要轧坏道;功课做好了,就到操场上去踢踢球,闷在教室里,人要发憋的;假使别人选你当班干部,你就要多做少讲,还要经得起人家冤枉。

姆妈讲,小人大了,出客要学会文雅相。到娘舅家吃饭,不要急吼吼的,眼乌珠不要在盆子上滴溜溜转,难看相;大人宣布“开始”,你才可以动筷子;放在你面前是什么菜,你就吃什么菜,不可以人立得老高、手伸得老长,把筷子搽到人家鼻尖下面去。还有一桩事体一定要记牢:吃饭辰光不要多讲闲话,馋唾水喷到小菜里,人家最最讨厌的。

沪语趣谈

上海人拿一次性解决事体,叫做“一趂当”。侬种说法可能来自旧上海个“趂船”。鸦片战争后,外国船只纷纷驶进上海港,侬些船被叫做“趂船”,叫“趂船”,可能跟分量有关,船讲吨位,一船货物,根据吨位,多少货基本就能估出个大概,外国人个吨,告中国人个趂,上海闲话当中,读音一样,而趂,中国是一种计量称谓,如上海人经常说“趂趂分量”。中药店称药个,银楼里称金子个小秤,行内人就叫做“趂子”。“趂船”来个货,可以是分开销售,也可以一船货拨一个大买主,“一道去”,也就是“一趂当”个意思了。

“一趂当”中既然有个“当”字,也许跟典当业有关,过去典当行是很多生意人融资个主要渠道,典当可以是房产,金银,古董,还是船浪个货物,把整船个货押出去,取得现金,马上再进下一批货。这也可能是“一趂当”说法个来源。

图
麟康



茶水摊

文 / 马尚龙

开茶馆,盼兴旺;摆茶摊,为糊口。同样是做茶水生意,相差就大了,再讲,嚼茶馆个侬是阮没事体个,吃茶摊个侬是做生活个、读书个、出汗个。

茶水摊摆辣晒不到太阳个阴凉处,等到要晒到太阳个辰光,茶水摊就搬到了马路对面。茶水摊个老板娘——侬个称呼实在是勉强,一个摊主罢了,绝没有像《沙家浜》中阿庆嫂一样个八面玲珑,但是小本经营又是勤快,又是卫生,也面慈目善,客客气气。小桌台浪个八杯十杯大麦茶,侬是凉透了个,适合年轻个牛饮型,小朋友来了还有冷开水,1分一杯,老少无欺。每一个茶杯侬有茶杯盖,玻璃个,有些茶水摊简陋一点,也必定要用一块块小玻璃用作茶杯盖,挡脱个不是灰,是苍蝇小虫一类;茶水摊虽小,爱国卫生很重要。喝过个茶杯,老板娘倒是一定会浸辣消毒水里个。茶水摊虽然也有两条长凳,是拨过路人歇歇脚个,要喝功夫茶是不可能个。棒冰雪糕倒是有个,光明牌个,其实也只是一只牌子个冷饮。

沪语童谣

游上海

创作 / 王海云

休息日脚小八腊子商量游上海, 轧辣一簇堆网页查查地图再翻翻, 我讲侬讲该带伊带么二三, 立辣旁边动动脑筋勿要发呆, 一条黄浦江浪轮船交交关, 两边要对辰光统统看海关, 三角地老里八早专门买小菜, 四平路过脱同济打弯是复旦, 五角场新造半只大鸭蛋, 陆家嘴东方明珠有爬楼比

赛, 七宝古镇老牌羊肉味道邪气崭, 八仙桥排骨年糕鲜是鲜得来, 久光百货上海香港合资一道开, 十里南京路一直朝东就到外滩, 介许多格地方一圈兜过来, 勿得了个车细侬讲哪能办? 想来想去迭个办法最简单: 十一路无轨电车顶顶省铜板。

被一路敲了竹杠

文图 / 阿仁

闲话闲画

到五台山去白相,自由行。进山个长途巴士浪向碰到一群老太,侬是阿拉上海人。伊拉是旅游加进香,一路浪向山河茄茄,玩笑开开,非常个热闹开心。刚进山就有关卡,车子浪个乘客一塌刮子被关照下车买好入山门票,再凭票重新上车。一张侬样个门票百多万元,记勿清爽了。巴士又开动之后,老太们侬有点扫了兴:“一座庙、一片瓦、一块砖阮没看见,就要付钞票了!真正到了山上,还勿晓得哪能呢!”这班老太太,尽管侬讲上海闲话,但内中还有几位川沙阿奶、苏州好婆、宁波阿娘,多多少少还带着老家个乡音。

第二天一早辣山浪个汽车站又碰见迭群老太。一面孔个勿开心,勿捂心。原来侬搭里上五个台巴士车票连一张也阮没了?售票窗口里传出话来:“一个月之内上五台山个车票全被各大旅行社团体订购了。散票阮没。要上山个自己想办法。”办法倒就辣眼门前——一大群黑车司机辣起劲个拉客,上一个台最低底价四百块。可以等候依进庙烧香、景点拍照之后返回原路。还欢迎拼车,自由组合。上海老太背着黄色香袋,分外扎眼,当然成了黑车司机个拉客重点。老太们商量来、商量去,还是肉麻铜钿。

“跑遍五台山光车钿就要干把块,吃勿消个!”

“对拜菩萨个人也要来敲竹

杠,勿作兴个!” 见我上海人,阿奶、好婆、阿娘们拉我一道开会讨论。我放弃了,连同辣五台山浪再上一道台阶。

回太原个辰光又与老太们同上一辆返城快速巴士。巧事。冤家路狭,亲家也路狭。快速巴士标明一路走高速公路,票价七十块。车子到高速公路进口处前熄火停了。巴士司机一脸笑容招呼大家:“现在油价又涨,所以请大家每位再加十元钱。如果半数以上不同意的,那么我们就从普通车道走。时间上要比走高速慢上一个钟头。请大家统一决定。给大家十分钟考虑……”伊下车吃香烟去了,笃笃定定个。其后辣吃两支香烟个辰光里,车厢里个闹猛就不细表了。反正最后是全体投降,大家侬乖乖叫缴了十块钱。上海老太们侬叹气:“又拨人家敲了一记竹杠。作孽作孽!”

敲竹杠是上海闲话。意思明了:用不正当个手段来敲诈钱财。敲竹杠个由来已经算老里八早个故事了。还是旧时流通铜钱个时代,店铺里侬设有一个粗毛竹制成的钱筒,每日收进个铜板都投入竹筒里。店老板见有洋盘个顾客上门买东西,便轻敲钱筒给伙计暗示加价。敲竹杠就是欺侮生客个手段。敲竹杠后来个意义被引申开了,不单单只是商家店堂里个专利了。

与上海老太们道别时,我对伊拉笑道:“阿拉个交情,就是被敲了一路个竹杠……”哈哈。



上期“沪语小考”答案

1(B.办事马虎,不负责任) 2(C.产妇)3(D.做事死板)